

二程文集  
三

1833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集文程二

(三)

17.8  
1,1833

程 程  
顯 顯  
撰 頤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文 程 二  
册 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程程

頤頤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E 八 一 八

殿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榮

二

二程文集卷之九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為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賜某室也某父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告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是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於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猶言甲乙之類。

古曰成婚

期日。婿氏告迎於廟。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婿受命於所尊。謂醮而受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或用人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女氏之擯。俟於大門之外。主人俟於門內。賓降也。下車。擯進揖請事。賓對介對曰：某稱婿命某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即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於廟。氏之

先至於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為之。卒食與辭。介以實辭。主人請入

戒女氏。奉女辭於廟。至於中堂。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婿降立於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婿揖前導。立於車前。既升而先。俟於門外。導之也。

門外婿家大門外也。婦至。主人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婿退就次。及期。暮之節。贊者引婿入之。女相。立東席。西

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婿再拜。女也。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婿盥手於南。婿之從者

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灌手也。婿揖笏舉婦蒙首也。蓋頭。復位。贊者進酌。酌。三酌用盃。姆助婦舉。卒食。相

者以婿婦與說服。女之從者受婿服。婿之從者受婦服。燭出。康成云。女侍待呼於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

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進拜奠贊。還又拜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爲別。是爲見已。若不復特見。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於室。婦盥饋。舅姑饗婦於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饗禮謂婦。婦降自阼階。翌日。壻拜於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草木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蒼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殯穴葬之。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浸。一作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爲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爲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閒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葉、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

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少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用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是皆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尙保藏固密。以防損汙。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閒。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彙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尙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



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裏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為汙。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尙知備之。蟲為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

作主式用古尺

作主用粟。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身出跌上一尺八分。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圍徑。居二分之一。謂在七寸。二分之一。謂在七寸。粉塗其前。後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外改中不改。

祭禮程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意

四時祭

凡祭灑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果並菜三釘。或五釘。盥盤匙筯。訖。次設香桌。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

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爵。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

始祖祭冬至

祭始祖。灑埽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於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尙饗。三獻如前式。

先祖祭立春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共請先祖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禴祭季秋

祭禴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計非謂精思不覺月出山空空下無所歸地得古相善以檢圖乃知古人所用之藥自是二十四字七  
經等事求之世思之至矣世中之藥亦之詳矣地中之思實二惟世有之西已所聞者供土藥所不海  
島土藥行有土則有藥之假行不可假也世入藥中多假藥以藥名藥土藥者有之世向所聞之藥  
必有而不知其何也世本受藥文知不為人非受藥如所成藥其以藥名藥二藥亦不可假也有人士數百  
藥藥曰藥等及今以知藥之故世無藥保某官報某官某佳某天利藥藥皆藥成藥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惟此以平朝韓韓對新極前矣

# 二程文集卷之十

## 行狀 家傳

###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瀄。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斂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斂。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徧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

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與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葺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

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肺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驪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籜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葺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孙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豫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年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業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

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日，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孫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

車曰。臣請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衆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當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壩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漣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壩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本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



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斂年勞。勾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閒。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擬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協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

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傲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桑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反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勾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政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

時雨之潤。何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開。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

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覈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子卒。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四字。女天一有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敘述四篇見附錄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先公太家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璠。字伯溫。舊名溫。一有其字。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溫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賁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

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閒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屬公右之。公弗爲撓。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囂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懍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旣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

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句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尙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輶傳傍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廚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襄斜山谷而出。公散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旣久。地脈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圯。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外彝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勦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概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閒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卽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冰漸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笛。衆吏持笛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游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踏。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舉

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陵蔑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閒局。得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予敘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卽位。覃恩遷太中大夫。桑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秦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尙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顯。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己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慍。

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自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而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開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孀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干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游。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之貴顯者。旣不與之加親。亦不示之疏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不敢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



時最少。獨見禮重。常曰。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笞扑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欲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卽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己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旣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閒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旣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游。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游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徧。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游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眠脈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履歷。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

樂。寬和。孜孜夙夜。無勦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譎。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味詩。

寶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二。一作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公。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時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繫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

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愛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唬。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日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閒紛華相尙，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字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穉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

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二三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雁。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誰誰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欣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sup>一作二</sup>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二程文集卷之十一

墓誌 墓表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程姓。珣名。伯溫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通。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顯蒙。學術黯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乞就閒局。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百。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為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夭。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偲繼。

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易、晏、暉。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

以疾終於正寢。先居煖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

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

瑕譎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

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

先公大中年七十。則自爲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者皆缺字。使

後人加之。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

頤泣血書。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統。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

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遙。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大中之季。

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

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藹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穉如己生。事伯兄丘。

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腑信人如己。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

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州端氏縣令。閱歲卽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

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句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箠。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卻不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頤。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曰顯。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閒言。仕有普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顯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徧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爲憂。交舊咸以爲非。謂自古來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之。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頤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爲爾言之。曰。



何不素教我。今且惜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爲恨爾。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尙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賈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亙萬世之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衆口或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會無於閒言。老始逢時。心期

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輿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旣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濱。之難量。高邁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尙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慙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做。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遘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旣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閒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慙遺。淵水無涯。將執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

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故鄉之沮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薄奠。尙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敘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尙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難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敘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子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子游。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奮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揆文

嗚呼。道旣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懷懷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閒。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選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邨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元孫右承議郎。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琬謹遣姪頤。就墳所。以酒肴之具。告祭於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爲事。近年以來。太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盜劫。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尙完。異日之禍。不

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維鑒饗。異日之靈。不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醪。致奠於亡姊夫奉禮郎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

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尙不

勝於悽慘。況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天逝。各懷哀憤。以難

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

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於魂夢。逮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

泯。挈甥女以將歸。敍中懷而告違。清香一炷。芳醪一卮。君其饗之。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尙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踰一終。情在睦姻。我與君而既厚。心存樂善。

君與我而彌隆。會則盡合簪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閒。君在洛南。

我居畿甸。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羣之戀。忽承置郵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穉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

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介欵來。言君被疾。觀遺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脩途。冒如焚之赫日。

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遂隔。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

之。里惟謹厚。藹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兮何極。

雖道路以猶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靈。羈旅之次。肴羞靡飾。惟君之靈。鑒斯誠而  
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昂具酒肴。致祭於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乃父。世積善慶。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  
差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脩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戾。竄紱遠方。生不獲視  
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冤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  
汪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吾  
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冤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固不待誅而後知也。自與公別。於茲九年。  
既升沈之異迹。望履烏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  
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悉心填臆。嗚呼哀哉。頤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媾。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  
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

先生之增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

於子何其酷耶薄奠致誠尙其來饗

祭禮記

莫與一備禮也... 祭之未備也... 則其於文與也... 則其於禮也... 則其於義也... 則其於信也... 則其於智也... 則其於仁也... 則其於禮也... 則其於義也... 則其於信也... 則其於智也... 則其於仁也...

祭禮記

無以異其代矣... 則其於文與也... 則其於禮也... 則其於義也... 則其於信也... 則其於智也... 則其於仁也... 則其於禮也... 則其於義也... 則其於信也... 則其於智也... 則其於仁也...

二程文集卷之十二

遺文

放蝎頌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立之敘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見易傳後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為無字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



長。大壯陰盛。夫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暢。達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過一有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尙爲陽陷。

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恆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在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象曰剛來而下柔。噬嗑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侷。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誠。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序

見性理

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

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禮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

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蘊在應對進退之閒。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閒。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後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

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禫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稟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禘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禘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銘見微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窠手帖見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按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與方氏帖。情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

謝執政書師說。見張釋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設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答晁以道書。見呂氏雜志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閒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右伊川先生文

